



### 源於奧運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距離東京奧運開幕，還有127天，但疫情至今還未有退卻的跡象，各國的體育界人士也非常擔心，首當其衝當然是日本，如果真的取消本屆奧運的話，他們投資的128億美元可能會因此全部付諸流水。但無論東京奧運延期或取消，對體育界影響亦是無法想像的大；延期？延到什麼時候呢？延一個月、兩個月或半年？又有誰知道屆時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已清除了呢？如延期後仍未安全，那是否又再延呢？

## 疫症肆虐奧運何去何從(二)

而最大影響的莫過於是一眾運動員了，這刻已得到奧運入場券的運動員，是否仍可以參加呢？延期後，他們的狀態水平有可能會下降，4年一次的寶貴機會，可能就此受到影響；而另外一些之前未能獲得入場券的運動員，又是否可以再挑戰，爭取奧運參賽資格呢？如奧運改期後，那接着而來世界各地的世界賽或者錦標賽，是否會為選就東京奧運比賽日期又需要改期呢？這種問題，也是需要經過周詳考慮才可以作出決定的。

這次東京奧運危機，情況將會怎樣，真的沒有人知道。現在亞洲區的疫情，好像慢慢緩和了下來，但歐美等國家的疫情才剛剛開始，而且還在加劇中，那即是就算日本方面穩定下來，可以舉行奧運會，但歐洲及美國等國家仍然會因疫情未緩下來，導致運動員們未能出席參與，那東京奧運也是辦不成的，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沒有國家能獨善其身；歷史上曾因為戰爭而取消奧運，

今次真的沒有人會想到是因為全球疫情而面臨可能會被取消，真希望屆時全球疫情受到控制，東京奧運可以如常舉行。過去9屆奧運，我都有幸參與製作轉播工作，籌備工作通常在奧運舉行前2年就開始的；而在執筆的早兩天，我跟奧運會製作公司(OBS)的朋友聊天，探問有關他們準備工作的情况，他們回答：「所有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沒有停下來，一停下來怕會趕不上奧運會開幕，現還是以一貫製作奧運會的模式在進行。IBC國際廣播中心，目前已經開始作內部裝修及開關，由國際廣播中心到各場館的聯繫網絡大致上也接駁好，測試沒有問題便可以啟用。」目前OBS除必要工作時，也是留在家中工作，以預防傳染；而在今個星期一開始，他們OBS奧運製作公司總部所在的城市——馬德里那邊也被封城，當地市民如無必要，也不得外出。

香港目前奧運版權由哪一個電視台奪得還未知，但如果再遲，恐怕籌備工作會來不及。香港市民都希望在奧運會看到李慧詩、江志懿、石偉雄、黃鎮廷、杜凱傑、劉嘉雲等等的香港運動員比賽，為他們吶喊助威，一同加油！香港運動員加油啊！！！！



國際奧委會不停在開會，他們一個決定，可能影響運動員一生的前途。作者提供



### 方寸不亂

方芳

## 孩子歸家路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粵語長片《可憐天下父母心》，描述香港基層在窮困生活中的掙扎，影片影響了一代人。半個世紀後，「可憐天下父母心」又再翻版，影響隔代父母。

因為歐美各國無法應對疫情，有恐得病無法求醫，大批海外華人子女返祖國避疫。蜂擁的回家潮，令本來冷清的航班，一下子熱鬧起來，雖然航空公司近日加開廿多班英國倫敦和曼徹斯特的航班，仍然無法滿足家長要求，有些家長為求孩子在隔離前抵港，不惜代價以四、五萬元換一張單程經濟位的機票。然而，有錢也未必能解決問題。

買到機票又如何？平日嬌生慣養的孩子，踏上地獄式走難的回港路。先在英國機場的候機室，與密麻麻的人群零空間距離，航班上個個除了口罩、眼罩外，還穿上保護衣，有如生化戰爭，孩子們眼神惶然，也是挺令人難過的。

在全程繃緊狀態下飛十幾個鐘，返港後又面對香港的嚴格防疫手續，一下機全部集中排隊分流，分別在入境處、衛生署等不同櫃位，探熱、寫健康問卷、簽文件等，受隔離管制的，掛智能手帶，規定回家後十四天內在家隔離，其間需長期戴口罩，和家人食飯也要分開坐，不准離家半步。孩子在機場辦理手續足足花了兩個多小時，再規定兩小時內必須回家。幾經折騰下，能不病倒是很難得了。

在這趟「孩子歸家路」的抉擇，讓孩子冒險上機返港避疫？還是讓孩子在英國自行閉關？確是左右為難，父母都害怕做錯了決定。這是世紀疫症，任何人都不可預知哪種決定才是正確，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前行，可憐天下父母心！



### 七嘴八舌

小臻

## 無旅遊資源海外推廣是咁錢

香港之前七個月的暴力示威嚇走、趕走所有內地遊客，再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鎖國鎖城之下，海外遊客近乎絕跡，香港旅遊局公佈二月訪港客量按年急跌九成六，幾乎所有旅客被「蒸發」，目前遊人出不得、入不來，怎不令旅遊業處於「插喉」階段，生死邊緣？

旅遊業慘不忍睹，自然想到求助政府及香港旅遊局，前兩天就看到旅遊局提出：「將撥出四億元扶助本地旅遊、零售及會展業界，更直接資助零售店推出減價促銷活動，同時提高景點推廣對基金的資助比例，並加大資助旅遊界出埠展銷推廣；並夥拍酒店業推出免費會議室或餐飲套餐，吸引會展商務旅客，希望全方位幫助旅遊界渡過難關。」協助業界渡難關是必須要做的事，問題是如何做。

旅遊局今年度獲政府批出三億二千九百萬元常規撥款及七億九千一百萬元額外撥款，共有十一億二千萬元。他們的錢如何用得有效是作為市民有權關心的，一直以來已經很多聲音批評旅遊局不懂發展香港旅遊，他們應該只可以叫香港旅遊推廣部。估不到經過這八、九個月，香港旅遊業的悲慘遭遇，他們仍沒有醒悟，依舊是用十年如一日思維及方式去處理香港旅遊業發展遇到的問題，只懂花錢海外賣廣告，組團推廣，搞一次性活動。請問自己根本沒有好產品、好景點，無旅遊資源如何推出推廣叫人來旅遊呢？

受疫情影響，港人不能外遊，形成出現了山熱，到處是人潮，近乎人貼人，反變成高危險。為何出現此情況？是因為香港的旅遊景點太少，香港的旅遊景點沒有好好開發、發掘，沒有建設觀景區，旅遊點的交通配套沒做好，人流只能堆疊在稍為出名的景點中。不少外地遊客已經投訴「香港無野睇、無野玩」，令人失望及氣憤是他們今年仍沒有發奮圖強，沒有加大力度。

看看他們處理景點拓展計劃：「現有的景點推廣對基金將會重啟，由原本景點和撥款各出一半，資助比例將提高至超過一半。」就這麼「簡陋」一句，如果旅遊局沒有權力做開發，那政府就該有專門部門負責，撥款也分開做，讓金錢花得有價值。

政府可知景點開發了是可以有利幾多人就業？可以養活幾代人？這個幾月不是因為被困在香港，許多人也不知香港原來也有個「千島湖」（屯門的大轆涌水塘），「香港千島湖」也非常漂亮。漁護署在麥理浩徑第十段旁興建了一個「千島湖清景台」讓人觀看美景。可惜不是人人知道如何搭交通工具到附近行山。

還有，一些活化建築物，往返的交通線路不清晰、不方便，政府可否串成一條觀光巴士線路，讓市民旅客清晰如何搭公共交通工具去？現在許多退休人士都是希望細細地遊覽香港的，礙於不方便而卻步，希望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



### 翠袖乾坤

連盈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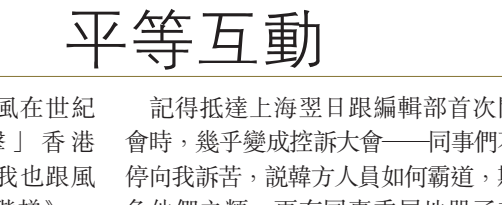
## 苦困愁城的日子

疫情爆發前夕剛到外地公幹的朋友，人在異地自然比因在香港老家的朋友更不習慣了。正在北京公幹的表親當地置有居所還少煩惱，可是解決住宿易，一飲一食還是叫香港父母擔心，因為除了熱水爐弄點熱開水，自己不懂煮食，早午晚餐仍得外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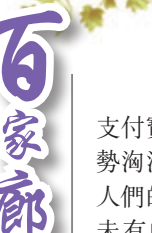
北京政府為安全計，限定大廈住戶每星期只能出入三次，三次外出，等於每星期到外邊只能光顧食肆三餐，這三餐也不可能全日歇在外邊吃，所以還是較多網上點購外賣，政府為防疫禁止閒人進入大廈，外賣不可直接送上門，必須食客親到大廈門口接收；令家人稍感安慰的是，北京一切民生用品如米糧生果蔬菜口罩及其他副食品如常供應，物價穩定商店貨源充足，店主注重商德，不會囤貨暴利，絕無出現搶購情況。

這日子香港朋友又怎樣呢？鄰居白頭太太平日已慣「積穀防饑」，家中百種食材俱備，年晚買來的麵粉雞蛋用不完，忽然心血來潮學做蛋糕，香噴噴的古早蛋糕歡天喜地送來分享，禁不住老鼠跌落天秤自己讚自己，說好幾次想吃「古早蛋糕」，看到店子門前的長龍才懶排隊，現在才發覺只要肯花時間，自己也做得出來，現在看到甘願擠身疫空氣中排隊的口罩古早長龍，真是不可思議；何況日本「古早」一詞原意不過是指原始味道，哈日哈到連中文經過東洋洗禮才當實，過分了。

我自「軟禁」對善用時間也是智商的考驗，家中呆坐對牆壁苦嘆無聊的日子自然也過得充實，朋友說他老爸翻出小學時代買來的口琴，荒置幾十年居然音質無變，驚喜在當年的樂曲還沒有忘記；她小弟隨手翻看《唐詩三百首》，偶從「床前明月光」唸起，忽然對唐詩發生前所未有過的興趣，唸熟《長恨歌》、《兵車行》也開始學作詩了，對這年輕人來說，也是意外的收益。



食糊容易失控開口，防疫就不宜打牌了！作者提供



### 百家廊

黃海振

## 瘟疫促「網購」更上層樓

2013年的「沙士」大大提高市民的防護意識，為了避免接觸到防不勝防的沙士病毒，催生了中國的「網購」和支付寶，開啟了購物的新時代。而目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病毒，猶如恐怖分子對人們的生活、工作、健康和心理產生前所未有的惡劣影響。為了減少病毒入侵肌體，專家建議大家少出門，促使「網購」更上一層樓，向更快、更好、更高的目標挺進。

和傳統的銷售渠道相比，網購省去傳統中間商的諸多「抽水」環節。生產商品的廠家直接和消費者聯繫，避免了產品到消費者手中前已經過「層層剝皮」，使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這樣的交易既有利於生產商期望的較高速度運作，也讓消費者用上價廉物美產品。對中國青年來講，網購已經成為衣食住行必不可少的生活環節之一。他們只要通過微信和支付寶，動動手，就可以足不出戶讓自己喜歡的商品被送到家門前。中老年雖然對網購仍然持有懷疑的態度，但亦有愈來愈多上年紀的人成為網購「初哥」。

據國家統計局公佈，2019年中國內地消費總額是41萬億元人民幣，而網購則超過10萬億元。換句話說，除房子等大件商品外，網購都已經涉足其中，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太太近日要我上街購買馬桶蓋，由於自己很少購買此類東西，找了半天不僅未能買到中意的貨品，連賣馬桶蓋的店都未能找到。於是尋求百度幫助，希望以最快速度找到此類商店。惟結果店沒找到，卻跳出專門經營網購馬桶蓋的公司，客氣地介紹他們的相關商品和售後服務程序。說實話，我對這樣自己跳出來的公司是不感冒的，不過經訓練有素的推銷員不辭勞苦地介紹，總算接受他們的推介……「反正值不了幾個錢，就當作被騙子騙一次。」我心理嘀咕一陣後，就在手機上按下網購馬桶蓋的相關手續。



###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平等互動

記得韓風在世紀初「襲擊」香港時，雖然我也跟風追看一些，比如《天國的階梯》、《大長今》等，也覺得好看，但看到人那種種瘋狂哈韓程度，卻不以為然，雖然我很重視不同文化的交流，但互動必須是平等和雙向的。

其實，無論從社會富裕程度、法治、國際性、對外交流等等，香港人的表現都不遜於韓國人。小小香港，跟人口多六倍的韓國都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濟起飛，並於七十年代皆列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八十年代，港產影視劇更風靡東南亞和海外華人世界，電影總產值超越亞洲電影強國印度的寶萊塢(Bollywood)，躍居世界第二位，被譽為「東方荷里活」。

然而，香港人顯然沒有韓國人那種文化自信，以及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豪感。這可能跟香港長期受英國管治，市民只視自己為小港過客的心态有關。但在內地，國人的身份自豪感似乎也應加強。記得我二零零四年在上海做韓國高端生活雜誌時，在跟各同事的相處和交流中，就強烈感受到韓方同事之間那種文化自信和凝聚力，以及由此而生的公司向心力和工作主動性。也因此，韓方同事和中方同事之間出現不少摩擦。

記得抵達上海翌日跟編輯部首次開會時，幾乎變成控訴大會——同事們不停向我訴苦，說韓方人員如何霸道，欺負他們之類，更有同事委屈地哭了起來，要醞釀「罷工」。其實，我在赴滬履新之前，已從大老闆處略知一二。再過幾天，我跟韓方人員開會，得到的信息卻相反，他們認為中方人員不夠專業，做一個故事和拍攝一組照片，開價過高，覺得欺騙他們。

一方說受欺，一方說被騙，似乎各有道理——看你從什麼角度和以什麼態度去看這事件。跟自信心有關。韓方人員顯然是以主人翁身份自居，儘管最大的投資並非來自韓方，做的也是「中國版」。記得我當時配合國際流行風和中國版特色，策劃了一個China Chic(中國風)專輯。初提設想時，中方同事都直搖頭，勸我放棄，理由是：「韓國人不會同意。」我奇怪：為什麼要韓國人同意？這不是中國版嗎？然後是：「我們做不好。」還沒有做，怎知道做不好呢？



### 琴台客聚

伍朵呆

## 進入緊急狀態的珀斯

新冠肺炎疫情像個任性的惡魔，在中國大肆折騰了一番之後，又開始蔓延至全球，連珀斯這個被稱為世界上最孤獨的城市也不例外，一個多月前還在優哉悠哉地隔岸觀望，如今猝不及防地就進入了緊急狀態。

說是進入緊急狀態，珀斯的「緊急」卻是和中國兩樣，即便是在政府宣佈了國家醫學協會主席確診被感染後，這裡的學校也不停課，企業也不停工，滿大街正常上課、上班、開班的人們和平日無甚區別。唯一不同的只是超市裡的紙巾、米麵等部分物資被大量地搶購，其它的一切，依舊一如既往地沒有多大的改變。

這次來澳洲，本來我還計劃和女兒去悉尼、墨爾本等幾處嚮往已久的地方旅遊，結果因為疫情的日益嚴重，我們被迫取消了一系列出遊的計劃，老老實實地一直呆在珀斯。值得慶幸的是，在疫情加重之前我已將女兒的帶領下把西澳一些好看好玩的景點都遊覽了一遍。感覺遺憾的是，原本想把離得最近的博物館留到最後再去，疫情卻讓我們

近在咫尺卻只能「望館興嘆」。

博物館沒去成，為博物館所做的攻略卻沒有白做。在我收集的資料裡，澳洲有十多個如今已成為歷史文化遺產的殖民地時代的監獄所在地，其中西澳也有一處。澳洲人給我的印象是相當的隨性而又喜歡自由的，大抵就是由於澳洲當年是罪犯流放地，失去過自由的人更明白自由的可貴。記得我家的寵物狗貝貝剛被我收養的時候，當時年紀尚小的女兒在照顧了牠幾天之後，覺得貝貝每天被人寵愛著，吃嗎拉撒都有人照管，有人陪著玩，也不用學習，也不用工作，便對貝貝羨慕不已，恨不得自己也能像牠一樣幸福。我告訴她這些都是貝貝的自由為代價的，牠不能自己隨意上街去玩，吃嗎都由主人控制，事實上牠所享有的一切「幸福」都在主人的掌控中。

於是女兒覺得自己還是做一個辛苦學習的學生要比受寵的寵物狗幸福。澳洲的新冠病毒確診率很低，也沒有「疑似病例」之說。這一點和歐美的許多國家相同，

他們極注重隱私，因為要保護個人信息，私人行程和確診病例的詳細情況大多不向公眾透露。於是，除了重症的確診，澳洲人在隨性之餘能堅定地維護著自己的原則，就如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一樣。

和澳洲人的隨性與堅定不同，中國人在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地信奉的是「平安是福」，遇事時總能聽到那句「好死不如賴活」。因此，為了「賴活」，疫情爆發後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便上演了許許多多損人不利己的滑稽戲碼，在本身就已經「七國叫亂」的抗「疫」大戰中揚起了一片片灰色的塵埃。

電影《絕殺暴黑》的結尾處，一直與病魔作鬥爭的男主角在最後時刻完成了對自己與球隊的雙重贖，讓自己和球隊都獲得了新生。相信很多觀眾也和我一樣，到今天都還記得那句深入人心的台詞：「活着，才一切皆有可能」。或許，這場戰「疫」，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場艱難的自我贖贖。(澳洲漫遊記之八)